

慰幸 平生得诸君

故园风雨前 著

爱草木，恨流年，我对生活的偏狭认识。

清华大学出版社



繁星丛书

慰幸
平生得诸君

故园风雨前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得诸君慰平生/故园风雨前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繁星丛书)

ISBN 978-7-302-48549-0

I. ①幸… II. ①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7791 号

责任编辑：刘士平

封面设计：王 烁

责任校对：李 梅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3mm×210mm **印 张：**10.375 **字 数：**285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5.00 元

产品编号：075477-01

／序

妇人杨云苏

《诗经》中最叫人欢愉的，恐数那首《周南·芣苢》了。“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枯之……”

何为芣苢？野生可食植物，具体是什么，后人争议，有说药性者，我不同意，没见人家那么兴高采烈吗？一下子采那么多，此物必与人间疾苦无关了，我想应属养生保健类，给生活锦上添花的那种。

唱什么呢？很简单——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起来。采呀采呀采芣苢，采呀采呀采下来。采呀采呀采芣苢，一片一片摘下来。采呀采呀采芣苢，一把一把捋下来。采呀采呀采芣苢，提起衣襟兜起来……

读着开心吧？心里是否涌上一股叫“热爱生活”的暖流？清人王鸿绪赞：“此诗终篇言乐，不出一乐字，读之自见意思。”

后人方玉润道：“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是的，心旷神怡。我看到了万物生长、天地喜悦。

她们多么茁壮，多么健康快乐。她们一定是面色红润、身肢丰盈的那种。

我把这首山野之乐置于前，就是想赞美一个词：妇人。“妇人”，听起来有点粗鲁，但透着一种专心过小日子的精细、痴情和雍容，还有一股聪慧劲儿和幸福感。再比如《郑风·女曰鸡鸣》里的那位新妻，《浮生六记》里的女主人等，皆为我眼里的“妇人”。她们懂人、知世、勤勉，人生的条纹肌理，她们了然于心，对尘世有着无限的忠诚和热情，动力十足，精耕细作，小日子过得盈盈满满、蓬蓬勃勃。现代人的问题是：仕女太多，妇人太少。女人们光去忙封面上的事了。

所谓的热爱生活，所谓的人间烟火，她们是主体。她们是俗世的主人和仆人，聚精会神，全力以赴。

回到正事，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同事，杨云苏，也就是故园风雨前。当年我怂恿她写东西，理由是她旺盛的嗜好，她大俗大雅的趣味和喜气洋洋的语感，她的注意力很特别，有一种琐碎的精致，我说把你的“宠物”一一写来吧，够了一本书，我给你作序。如今她真的弄出了一本书，我只好给她作序，虽然我早决意不再给人作序。（在我看来，作序是天下最倒霉的活之一。）没办法，我只好把“不再给人作序”改口成“不再许诺给人作序”。

杨云苏是我中央电视台的同事。后来她辞了职，回天府成都，正式投奔生活去了。

同事中，她是我乐与闲扯的那种。她总是咯咯咯笑个不停，即人称的“银铃般的笑声”，圆圆的白里透红的那种笑声。再打个比方吧，有点儿像农家小院的母鸡，阳光下，脚步安详，花翅蓬松，像个传感器，惹得四周也暖洋洋的，闲适得很。于是，她就给我落下这样的印象：一副享乐的面孔，对一切很满意，很知足。

她是块桃酥。她是严肃和沉重事物的天敌。

我们都聊过些什么呢？大概以食物、植物和美术为主。她向我推荐无数菜品和餐馆，“你必须去你一定要去”，语气很坚决，乃至我觉得这是份责任，否则是我的损失也是那些菜的损失。但我很少践行，我觉得听她

讲就等于享受了那些人间美味，是的，那些菜经了她的临幸便有了附加值，真去吃反倒做了减法，而且她滔滔不绝时，空气都变了，变得贪婪和妖娆，有一丝微醺和玄幻的味道。

看着她眉飞色舞，我暗想，若没了那些菜肴，她会不会厌世？她不仅是消费者，她也是缔造者。所谓美味，即一心想嫁给她这种人的罢。不经她们的唾液和肠胃，美与味，无从谈起。

“当土豆泥咚地掉进胃里，我就踏实了，终于对胃有了个交代。胃是非常享受那‘咚’的一刻的，咚，咚咚，咚咚咚，胃底被砸得神魂颠倒，就像听到一个巨大的好消息，之前没可能发生的好事居然发生了。”（摘自她的《吃土豆的人》）

同事多年，她从未私下和我探讨过业务，从不涉国事政见或大语大词，这在央视有渎职之嫌。每当她溜进办公室，即送来一股“花鸟鱼虫市场”的气息，又仿佛赶了很远的路才来到这儿。她只关心业余，只关心细末的东西，日常事物的小细节。但她对小细节的洞察和解读，常常让人眼前一亮。她会在你放松警惕时，突然窜出一句让你惊异的话，那句话中，至少有一个词用得很突兀，但很准确，准确得像个怪物，像个女巫。那是一种睫毛般的敏感和锋利，一闪，就没了，她又恢复了松弛和慵懒。

我把这种爆发力称为“才华”。只是她对这种才华不以为然，随意挥霍。

终于有一天，我对她说，“杨云苏，你要写东西，你一定要写东西！”那口气，大概和她责令我去她的菜馆一模一样吧。

她父亲画油画，她不画，只是爱。她母亲是话剧演员，且擅京剧越剧沪剧昆曲等，母亲会的女儿都会。

她曾送我一册植物图谱和日本庭院画册。至今遇到陌生花草，我还会发短信求助她，她都是闪电般回复，仿佛那些花草自报家门。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万物生长。我看到了“采采芣苢”里影影绰绰的妇人，她和她们，像遥远的姊妹。又想起日本浮世绘，里面的女人也是“妇

人”模样，也生着一副享乐的面孔。《清明上河图》里的，似乎也是。

多年后，我在她的文字里找到一句话，“我总以饥饿的目光注视生活。”是的，她因饥饿而亢奋，而敏捷，而聪明。这种饥饿感让她闪闪发光，让她时刻保持警觉，让她在世间找到更多的食物。

她的味蕾和嗅觉实在太好了，于物质，于艺术。

“这家小饭馆并不是名店，牌匾旗幡全没有，敞胸露怀冲着街市。饭桌只有三四组，配的是条凳。每桌上都有一瓶白酒，俗称‘跟蹬儿酒’，便宜而劲大。坐进店里，管你什么时代什么来历，一律都像坐进了《水浒》，已经犯了事，在去往梁山的路上，一时自由快活得狂喜，一时又凄凄惶惶搵英雄泪。”（摘自她的《回锅肉你在哪里》）

她是那种无条件、贪婪爱生活的人，爱得露骨和肆意，爱得慌不择路、不计尊严，爱到献媚和垂涎的地步。我们也爱，只是有点矜持，有点迟疑，需要挑剔，需要假设和理由。她不需要，她的感官太旺盛了，爱情随时随地，一触即发。

每个人都是有过敏源的，比如花粉、蛛丝、鱼腥、杨絮，当它们出现，人就陡然变了，身体即会剧烈反应，面目全非。人的精神体质也一样，而一个写作者或艺术家拼命追求的，就是这种过敏源和莫名其妙的症状。

杨云苏的过敏源比常人多得多，她随时都会发作。

那天，在微信日志里，我看到她这样絮叨：“窗外有什么？远一点是学生宿舍，眼前的是对过邻居，她在晾衣服，一气晾出来五六件小衣服。楼下是人家的后院，姜花还没开，叶子被凌晨的小雨洗得清清爽爽，绣球开了，蓝色紫色粉色……隐隐听见没有曲调的歌声，是前楼住着的精神失常的女人，听说和我同岁，长年唱电影插曲。空气里的香味很复杂，我猜楼下今天炒红椒肉丝，炆锅用的是新下来的汉源花椒。”

末了，是这样一句：

“拉开窗帘，扑过来的，是我的少女时代。”我大吃一惊，这直觉好极了。这是很多写作者苦苦期待的语言。她轻易就拿着了，像捉只蚊子，

且手一松，不在乎。

杨云苏是个有强烈喜感的人。她爱热闹，爱调侃，爱惊异，她总能瞧见生活的妙处。她有一种与最平常事物调情的能力。家人、亲戚、邻里、朋辈、路人，一只猫，一簇花，一缕油烟，都是她招惹和取乐的对象。

当然，那是一种感恩式的取乐。

“早上在巷里碰见的那个女人，尽管她超过六十五，但我就是没法叫她老太太，因为很微妙，她白发新烫，她嘴唇有红，她牵孙女的手，指甲上嵌钻，孙女耍赖要抠，她娇斥连连。我上次见她是二十年前，那时她四季穿旗袍，天天进舞厅，她丈夫很知趣，早早地去世了。”

“成都冬天不算冷，年三十晚上仍有人出来。刚才还听一大伙人在楼下拜年寒暄。我以为我爸这一趟要去半天了吧（刚穿戴好上海寄来的新西装），鲜衣怒马展示一番，还要各种逊谢各种谦让，还要答疑解惑。可五分钟不到他就回来了，原来忽然底下一个人都没了，我爸绕着院子走了一大圈，谁也没碰上。‘人都到哪去了？！’他冒火。”

这些欢乐，都是捡漏捡来的，她并不与人抢。

看她的微信，我有一种印象：她每天都过得像个节。

有天傍晚，她押运儿子——

“接小孩放学，他前我后，差十个身长。我盯着他背影，越盯越气。他这条裤子大，早上千叮咛万嘱咐让他自己把裤腰常提着点，看来白说了。现在书包把他的外套往上搓，裤兜里的什么破玩意儿又把裤子往下坠，他中段儿光着。‘提裤子！’我怒喝一声。不料一下子前面的三四个人回头，面带惊恐，发现是个不相干的女人，懊恼地又转回去。但……其中一个老头，一个小伙子，手都在裤腰上溜了一下。——他们生命里多半也有一个暴躁地爱他们的女人吧。”

我哈哈大笑。笑完又有一丝感动，感动于才华。

给人快乐是需要才华的，也是值得人间答谢的。很多时候，她的才华是精神任性和随意的结果，而这种自由又是因内心舒适引起的。相较之下，

我们显得紧张，表情生硬，反应迟钝。仿佛她是坐在沙发上，而我们屁股下是一把硬木椅。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从编导到闲妇，从京城到巴蜀……一枚硬币，自由落体。她总是把自己那么轻易一抛，在地上咣当咣当转几圈，任它去。

这个时代，谁敢让人生自由落体？她似乎一点不努力，也不费力。很轻易地忙碌，很轻易地活着。我觉得很好，这样很好。

这本小书，她也写得很轻，寥寥几笔，像素描。她轻易写了些什么呢？写她每天怎么过的，写她如何拈花惹草，如何游走于大街小巷、市井烟火，写她如何忙得抽筋或闲得发慌，如何像驯兽师那样调教儿子，如何与菜农鱼贩谈判，如何与天气、马路、墙角、声色、闪念、情绪、往事等一一调情。

说到这，你万不可以为她俗，她只是通俗，她只是喜欢俗，喜欢熙熙攘攘的暖和，喜欢人间灶台和烟火气。

除了欢乐，她偶尔也换换口味，用她的话说，饲养一点小忧伤、小脆弱，但只是小蚕级别的，换点爱怜。

她有一段赏画的自白：

“我经常需要看一些调子忧伤的风景画来排遣忧伤。像是找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把忧伤从狭窄的脏腑中开释出来，回它远方的老家，去归附历史或者虚构，去千里寻亲，去认祖归宗。19世纪俄人萨伏拉索夫，这些年他用凄厉浩渺救治我、护理我、饲养着我。”

“萨伏拉索夫的冬雪恢宏寂静，令人震颤，唯有他画的初春才能舒缓安慰我，解铃还须系铃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有个林场姑娘，爱上来借宿的大学生，半夜跑去找他，倚在他门口，算是一个提议，一个提供，就等他一句话。他躺在小床上，月光雪光透进屋里照在他脸上，他谢绝了。‘寂寞了？寂寞也不要做傻事。’他说。之后某天，姑娘却收到了他从莫斯科寄来的明信片。萨伏拉索夫的这幅初春，仿佛就是画她收到信的这一天。”我读着读着就笑了，升温太快了，这就是杨云苏。这大概算是孔

子所言的“哀而不伤”了吧。

看清了吗，她的欢乐貌似轻浅、易得，其实很珍贵，只是因为产量高才显得廉价。

快乐是一种天赋，也是一种能力，是被抑埋的种子结出的花籽。她肥沃，她丰收，她盛产，她随手予人。她在微信上有个昵称，叫“茄孃”，她的解释是：“诸公，因我长年在成都各菜市场有些经贸活动，所以今起更名‘茄孃’。茄，代指菜蔬瓜果；孃，姑娘之辈。”意思很明确，自己就是个挎菜篮子的妇人。妇人杨云苏。

人世总是悲苦的，我们需要一些杨云苏这样的人，带点甜，带点咸，飘着香气和几粒芝麻……

杨云苏，我把你的苏改成“酥”吧，桃酥的酥。

往常，我写文章不是这样子的，我被她的快乐拐跑了。

王开岭

2017年10月11日

登场 /

放荡的内心 …… 3

有情 /

揪揪揪吉揪吉揪 …… 7

哥们儿现在特脆弱 …… 10

奇怪的小癖好 …… 13

舀蝌蚪 …… 34

浩瀚的快乐 …… 41

那个保安 …… 43

亲切的服务员 …… 46

四个买菜的男人 …… 50

愤青 …… 58

芡粉不能多	63
你不了解你自己	65
有那么一瞬间	70
气象员父子	75
我爸五则	77
月下小人	80
三个铺子	89
那“廖叔”	101
避走情人节	106
不能够、不可以、不应该	107
芳邻	111
蒸梨常共灶	127
我的一大家子	132
旧日的盛装	140
大伯的筵席	155



无情 /

- 都江堰 …… 171
- 市井盛景 …… 173
- 绿云 …… 206
- 我需要很多阴天 …… 208
- 朝云暮雨 阴晴圆缺 …… 210
- 那一晚，Lizzy怎样度过 …… 220
- 替古人担忧 …… 223
- 一棚葬礼 …… 227
- 墙里秋千墙外道 …… 229
- 小文员的冰块儿 …… 231
- 上下班路 …… 234
- 七里香 …… 250
- 斑鸠与迎面骨 …… 252
- 记得报答我 …… 255
- 钟灵毓秀 …… 260



滋味尝尽 /

喵喵喵喵 …… 281

回锅肉你在哪里 …… 285

吃土豆的人 …… 287

一生童年 …… 289

唱罢 /

配不上她 …… 295



—
登
场
—

某公脱口道：你这样的写作者内心是放荡的。

也许我当时脸上登时露出吃惊，他所以急忙忙补了道歉，承认“唐突”，又预备竭力解释。然而我吃惊并不吃惊于他“唐突”，而是为他的剔透痛快。

他说得没错，写作者内心可不就是放荡的，而且得放荡到怪诞的地步，才有自由。

这放荡跟世俗所指的道德败坏沾点边儿，写作者在生活中一定有道德上的麻烦，他一定不断为此付着代价，他的价值观一吐露就一定是在找啐。毕竟世俗对一个感官充分工作、官能超常发达的人是不待见的吧？“声色”二字表面上是客观中性的陈述，其实已经定罪了。

但写作者的放荡比世俗的道德败坏更辽阔更凶猛，因为写作者有视一切不当为正当的恬然，同时又有讥讽一切正当为不当的冥顽心，又有脱离秩序、扰乱秩序、激怒秩序的下流需求，还有一种由常年不耐烦而积累起来的豁出去了。

——这放荡会造成一阵阵饥饿，我总以饥饿的目光注视着生活。

我贪看自然景色，光风霁月浮翠流丹，贪看世事，荒诞滑稽离合悲欢。

我驱动全体身心迎接这世上的物象，我急于同林下清溪，三月熏风，同美者的美、同智者的智，发生关系。我也哆哆嗦嗦地情愿品尝苦涩或者灼痛，生活的美和生活的磨难本就骨肉难离。

我需要生活给予我饱胀感。我需要体内最空旷的地方逐渐被瓷瓷实实